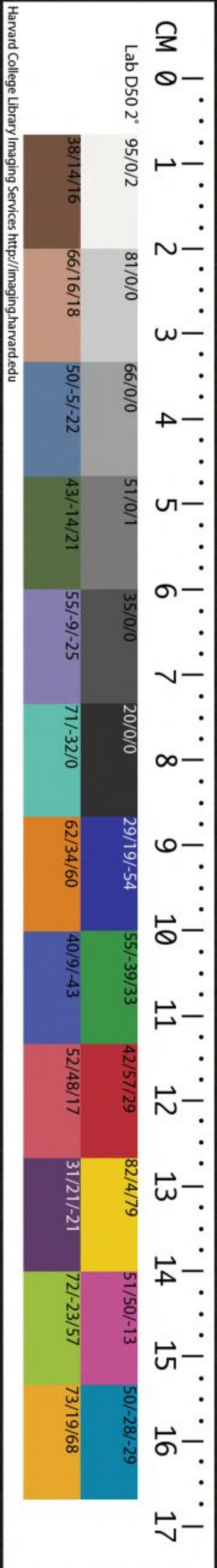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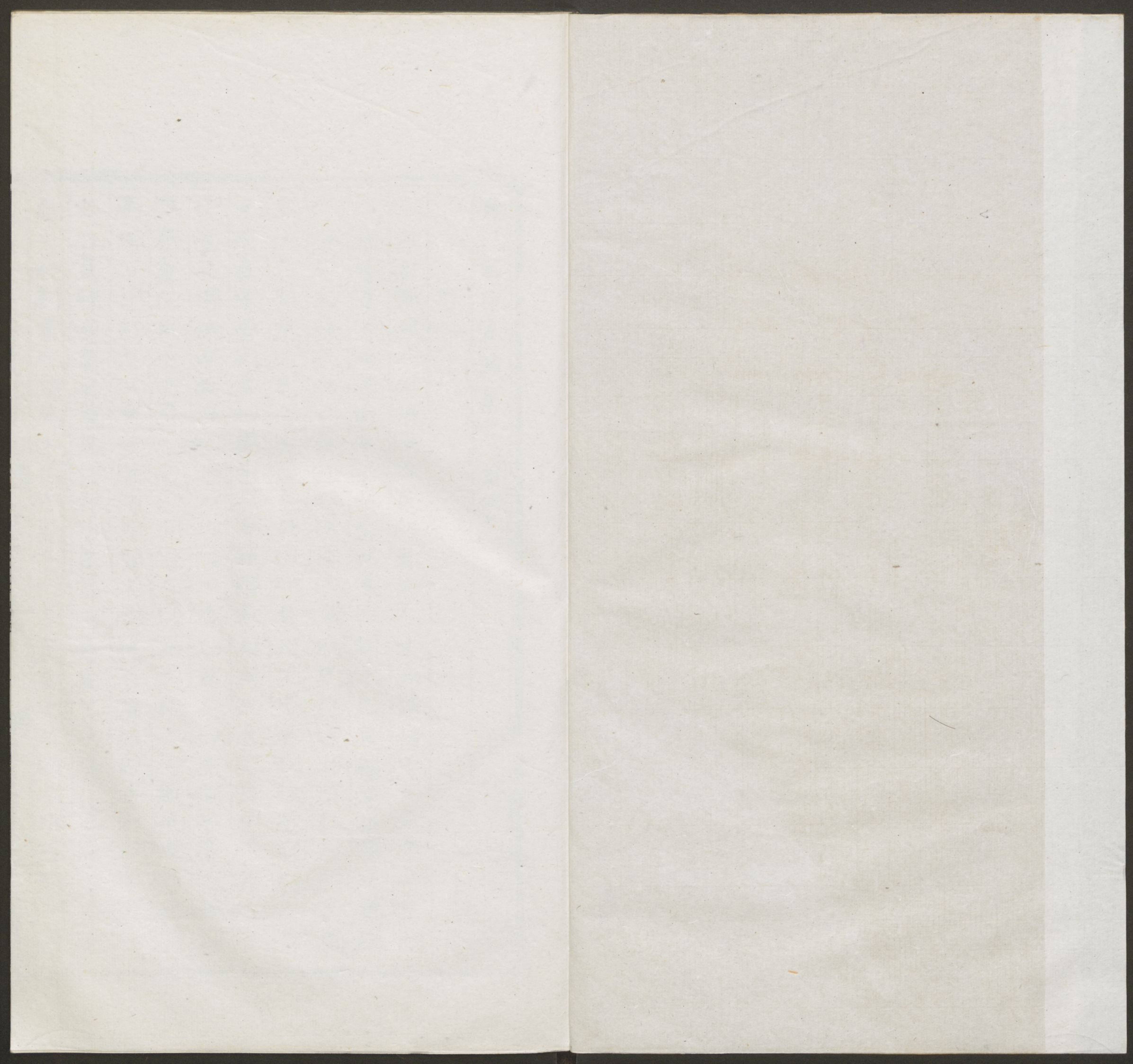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31

T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四

用人

宋孝宗隆興二年張浚以平江奏論人才曰臣初十日自平江府門  
外起程得兩澤物惟不具城諸處報聞水已通糧運事甚定原  
以淮口兩營日約二萬餘人供臣四日取見致糧的確數目別具  
奏以乞聖慈少寬念慮臣今日得知泰州荒歉申到被虜脫歸人言  
克虜寨軍營司備知軍中人馬數糧數目與向來荒常由營界近日  
于崇之所供申數目一併詳報陛下聖知自天祥檄獨野虜之強  
形勢盡在目中而愚之用心同德之幼而文詞之古誠見後學無  
為陛下竭死力但重責者何若智者應謀勇者效命進討者克  
於經畫練邊事者盡節於討降先其所急其所以  
無不如此則業之時為上成陛下何憂大事之不濟矣臣願陛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四

用人

宋孝宗隆興二年。張浚次平江。奏論人才曰。臣初十日自平江府門外起發。屢得雨澤。物價不貴。據諸處報聞。水已通。糧運畢集。建康鎮江權貨兩務。日納二萬餘緡。俟臣回日。取見錢糧的確數目。別具聞奏。伏乞聖慈。少寬念慮。臣今日得知泰州范愉。申到被虜脫歸人。曾充虜寨軍曹司。備知虜中人馬錢糧數目。與向來范常由換。并近日于崇之所供申數目一同。仰惟陛下聖知自天。神機獨照。虜之強弱形勢。盡在目中。所患之同心同德之助。而文詞之士。識見淺陋。無肯為陛下竭死力。任重責重者。向若智者獻謀。勇者效命。通財計者。究心於經畫。練邊事者。盡節於封陞。先其所急。後其所緩。一意圖事。有死無二。如創業之時。馬上求治。陛下何憂夫事之不濟哉。臣願陛下急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

收人才為吾羽翼。必使議論歸一。讒說莫間。以揆今日之變。天下幸甚。

廷臣上言。謂國朝視文武為一體。故有武臣以文學換授文資。文臣以材略智謀換右職。當邊寄者。蓋文武兩塗。情本參商。若文臣總幹戎事。不換武階。則終以氣習相忌。有不樂從者矣。今兵塵未息。方厲恢復之圖。願博採中外有材智權略。可以臨邊。可以制閫者。倣舊制改授。從之。乾道以後。又選大將之家。能世其武勇者。武舉及第。武藝絕倫。可為將佐者。會廷臣言曰。方今國家之兵。東至淮海。西至川蜀。殆百餘萬。其間可為將帥者。不在其上。則在其下。而朝廷未知振其氣。表其才也。今文臣有三人舉主。則為之循資。再任。五人則為之改秩。而武臣無有焉。古語曰。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宜令都統制。視監司者。歲舉武臣二人。視郡守者。歲舉一人。以智勇

俱全為上。善撫士卒。專有膽勇者。次之。不拘將校士卒。優以獎擢。被舉人有臨戰不用命者。與文臣犯入已贓者同。併坐舉主。帝可其奏。仍著為法。

隆興間。起居郎胡銓上疏曰。臣聞人主高拱一堂之上。而天下之事無不知。人之賢不肖。無不察。事之利害。無不聞。豈他術哉。不過曰委任一相而已矣。夫一相豈能盡知天下之事。盡察人之賢不肖。而盡決夫事之利害哉。不過曰。人之賢者進之。人之不賢者退之。言之善者用之。不善者罷之。事之利則行之。害則去之。故賢相能兼眾人之善。而賢主能兼宰相之善。然世之治也。宰相尚能而遜其下。羣賢竭智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而治功成。由不爭也。謂之懿德。世之亂也。宰相稱其功。以加眾人。眾人伐其技。以憑其上。是以上下無禮而亂。唐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自古天下國家廢興存亡之端。而未嘗不係

乎斯二者也。夫留侯漢朝第一也。坐籌畫策。天造地設。漢庭無能出其右者。然樊噲諫沛公無止秦宮。沛公不從。留侯曰。曾言善。願聽之。婁敬說漢王都關中。上疑之。留侯曰。婁敬之言是也。於是上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夫韓淮陰猶耻與曾為伍。而婁敬脫輓輅一妄庸人耳。而留侯亟推其言於漢王。可不謂大賢哉。魏相亦中興賢宰也。其謀謨廟堂之上。必有大過人者。然讀趙充國二疏傳。則亦用衆臣之長耳。充國欲罷兵留屯。計可謂迂矣。相推其言以為可必用。帝乃從其計。疏廣為太子傅。平恩侯許伯建議。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相允冠謝上曰。此非臣等所及。宣帝由是聽之。夫用兵大議也。太子國本也。魏相不以二臣為輕議。而更以為可從。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豈不由推賢揚善而致然哉。區區之愚。仰惟裁擇。

乾道中。秘書省正字林光朝上疏曰。臣聞之道陰竊謂陛下即位以來。每有人才不足之歎。昨者御便殿對宰臣論及用人之道。雲章奎畫聚而成書。臣以正字名官。一代謨訓。所當細繹。幸因賜對。得以吐狂愚之說。願陛下少垂聽焉。陛下有虞舜之孝。有夏禹之儉。有文王之勤勞。又其經營土宇。整頓人物。有唐太宗之明。天下以是數者歸之陛下。蓋以其實狀也。非虛名也。陛下溫顏聽納。如此不憚煩。不應有人才不足之歎。此臣所未喻也。夫以天地所養。雨露所滋。雜然百物。古猶今也。百物之在天下。何嘗不足。古今天下。豈有人才闕然不足之時耶。人君自處。常若不足。則人才斯有餘矣。若自以為有餘。則安得不起人才不足之歎乎。高帝自以為有餘。則四皓不肯出。光武自以為有餘。則嚴子陵不肯仕。若以謂天下之大。不得此數人者。是未足為輕重。然舜所得纔五人耳。禹得一臯陶。文王得夫二老者。帝王

之世人才非不足而其未易得也。又如此。陛下嘗有意於唐太宗之事。太宗所得者。房玄齡。杜如晦。一時人物。又皆夤緣房杜得以盡其所長。是貞觀之時。未嘗以人才不足為患也。臣因論太宗之事。偶於此。又得一說。天下人才有遭逢成就在乎上之人。今天下以鄭國公。魏證為純臣。若無一事可議者。方其遨遊於李家。竇建德二者之間。使如是終身無所遇合。則安得為全人。以是知豪傑之士。琢削鑄磨。或有待乎上之人。陛下何遽以人才不足為患也。芻蕘之言。多不切事情。惟陛下裁赦。冒犯天威。不任隕越。

淳熙中。光朝為中書舍人。繳奏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詞頭。狀曰。臣昨蒙陛下記錄孤遠。召臣於嶺外。遭遇臨雍。夤緣從橐。臣之僥冒亦已太過。當此晚節。非有好名干進之疑。事或可言。雖死何憾。臣竊聞王安石欲以李定為監察御史。秉行。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

草。今月二十六日。送到錄黃一道。謝廓然可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行。若畏禍忍恥。不得已書之。他日陛下必然有所悔。則臣為欺君者。臣之殘年。尚在人數中。豈應負此名。此臣所以不避誅斥。而略陳大槩。臣備數詞。掖凡再行謝廓然詞。未嘗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為能吏。今陛下賜以太常之第。命以御史之官。是科目太凡。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謹論也。前日嘗欲以李大正為六察官。未幾復寢。豈謂科目出於至公。不以輕予人也。謝廓然之所長者。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之司。紀綱之地。則有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惟御史府所係者國體。天下以為可畏者。諫官御史也。非御史可畏。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者。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人人皆可為御史。則公議不立。公議不立。則天下亦何畏哉。是國體輕重在於此。不可不早定也。中書

今所自出。今出惟行弗惟反。今此一件。臣若書行。不知中書所當繳者。為何事。然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則為犯雷霆之威。無復生全。臣已闔門待罪。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乾道三年。虞允文奏論用人久任利害。疏曰。皇帝御選德殿。命臣俊卿。臣允文。臣克家。入奏事。已乃賜坐。從容論今日治道。上顧謂臣等。用人必當其才。必久其任。其效乃著。臣等對各有指。臣某昧死奏。誠如陛下聖訓。然自古才難知而用之亦難。惟公其選。則才無不當。久其任。則職無不舉。虞舜氏命官。置牧之意。具載於書。其嚴如此。上曰。良是。命臣等各述所對。將刻之屏障。君臣交修。垂永永成。臣等拜手。退。敬推原本始。上稱明詔。臣觀舜典八百一十二言。命官之序。周悉重複。皋陶以刑。契以教。夷夔以禮樂。禹則播九州。告水功。各司一職。不相亂也。三年而考其績。九年而黜陟之。水土平。刑政舉。庶功畢奏。

考其當時選用之際。上則為之聖詭說。難壬人。下則往哉欽哉。濟濟相遜。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苟簡於授受之初。其選公故能當其才。而可久其任。庶政惟和。萬邦以穆。叔季而降。君臣之間。非不知此。至分職任事。帥背此而馳。抑亦有繇也哉。授者無委能之意。受之者有偷合之心。或才不才之並處。而媚忌生。或君子小人之參用。而機謀勝。一玉尊之賢佞。不察於愛憎。兩曾參之是非。亦失於疑似。甚者朋邪醜正。險陂害成。溺於親昵。而用其偏。壓以權勢。而防其進。風尚既薄。人偽益滋。陰植鄙與。而伺候短長。巧出語言。而變亂白黑。私謁日勝。公道日賤。用之無適當之才。任之無可久之效。此自古及今。害治之大者。危亡之相尋。可畏可懼。而不可不察也。且羿非射則無術。秋舍奕則無藝。倉扁棄醫則無活人之功。蓋執一而求。與百俱廢矣。故武王之治。位事惟能。孔子之言。使人以器。如其能。隨其器。久任而責成。



之。失之者亦鮮矣。昔在慶曆樞密副使臣弼上言。欲輯三朝典故文字。編成一書。實在二府。俾為摹範。因乾德任官之詔。為之釋曰。先朝臺省之任。必取才望相當。能稱其職者。以三年為滿。所以人無躁進之心。官有宿守之業。近者除授數月即遷。人知速去。官無成績。彝競之風。由此而甚。嗚呼。弼誠知治體者也。臣不佞竊於今日有感於斯言。臣某謹書。

允文又上言曰。臣聞論相擊之人主。而擇相當以天下。故宰相者天下之選也。選不以天下而用於一人之私意。所相非所任。所任非所相。而天下之心必有所不服矣。舜之舉臯陶。湯之舉伊尹。所以必選于衆而不仁者自遠也。陛下登大位。今七年。勤於論相。數置而亟免者。已七八輩。豈陛下所樂為哉。意者論相之初。擇之不審也。以陛下之聖則天縱。以陛下之智勇則天錫。以陛下之所立規摹則天授。群

臣何敢望清光萬分之一。而敢冒當輔相之位。故泯默就職。奉行文書。尚皇皇然。鯁鯁然。有不勝任之憂。其欲求免於譴訶亦難矣。舜之相臯陶。湯之相伊尹。方冊所載。一君一相之間。道與氣合。禮與情備。上下相須。驩欣交通。無形迹疑忌之嫌。治功之成。高出千古。豈有他哉。以聖賢明良之會。相侔而不相遠也。荀卿論人主之道。有曰。身能相能者王。其相須蓋如此。昔魏武侯與群臣謀事。群臣不能及。罷朝有喜色。吳起諫以楚莊王之言曰。世不絕聖。國不乏賢。今寡人與群臣謀事。而群臣不及。有楚國始矣。之歎。至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者。太宗退而憂之。景德之間。真宗與陳堯叟論前代求治之君。蓋嘗舉其事以相為戒也。如臣不才。視近歲數輩相。有不能企而及者多矣。學不足以自信。明不足以自防。一身之孤。不足以自保。而欲使臣輔陛下天下之所縱。所錫。所授者。求其能審國是。辭國論強

國勢立功立事。以副陛下簡拔之意。臣雖甚愚。自知其不可也。臣願陛下舉舜湯所以選者。思楚莊王唐太宗之所憂者。法真宗皇帝君臣所以相戒者。旁求非常之才。以應非常之運。擇之於未用之前。信之於既用之後。使之議論天下之事。陛下虛心而察納之。使之負荷天下之責。陛下端己而責成之。論議負荷不岐為二。而是非自定。利害自明。重輕之勢不分。毀譽亂真之禍不作。則治功必進。治效必成。四海之大。惟陛下意所欲為。而實非臣之所能也。改命更擇。以幸天下。臣敢以死請。伏惟財幸。

乾道五年。汪應辰進杜黃裳李德裕告君故事曰。唐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

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飡。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入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武宗以李德裕為相。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度齡輩。宰相書勅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選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竊以唐自天寶後。惟憲宗武宗能修政事。復振威令。觀杜黃裳李德裕所以告其君者。可謂得其要矣。二帝能信用其言。宜

其有成功也。

六年周必大上言曰。臣聞立政圖事。人才為急。然而平居選擇則易。緩急求之實難。又况一官易效。通才難得。優趙魏者不可為滕薛。有文事者未必有武備。自非儲蓄素廣。品目素定。一旦任違所長。用過其量。譬之以驥捕鼠。使查負山。小大雖殊。其失一也。仰惟陛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今日先務。孰有大於此者。臣願深詔執事。辨舉中外文武之才。不限負數。不拘資序。區分所能。總為一籍。若馭軍。若臨邊。若經理財賦。若行視利害。若監司。若郡守。推類以待。詳議格日。仍於其間各紀所長。假令某人可馭軍也。又須別列其孰智。孰勇。孰當為偏裨。孰當為統帥。某人可治郡也。又須辨其孰中和。孰健決。或使之撫雅俗。或使之治繁劇。人為一格。格儲數人。繼此有得。接續來上。藏之禁中。副在二府。無事之日。預加審覈。遇有任使。按圖而取。比之既寒。

索業已渴浚井。其為利甚蓋相遠矣。

七年必大為禮部侍郎。論人才上言曰。臣聞帝王用人之道二。不次而任者。大才也。循次而升者。常才也。誠使鷹揚如太公。先覺如伊尹。一旦拔於耕釣之間。真諸輔佐之列。人亦孰以為過。若乃佞而託於忠。偽而託於誠。私而託於公。苟不察焉。其害深矣。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古猶如此。况後世乎。仰惟陛下知人。則拉如帝堯。立賢無方。如成湯。人才小大。固不迭於聖鑒。然乃者。嘗遣使理財矣。又嘗遣使按軍矣。方被命之初。截截幡幡。似若可聽。及責成效。蔑如也。此無它。用之過其量。賞之不待功。彼既冒受寵榮。則懼謫謾獲罪。於是多方以掩其過。妄作以蓋厥愆。雖以陛下之明。隨加譴斥。然而兵民已被其侵擾。財用已為其蠹耗。壅臍之悔。可勝計乎。臣願陛下於用人之際。因言以考其實。試

可而後遷。彼知爵祿不

可僥倖取也。必將趨事赴功。少副陛下總核

之政。而真才實能見矣。

淳熙二年。必大為右文。殿修撰論久任上言曰。臣伏觀自昔人君大

抵始於憂勤。久則豫怠。

非固欲其如此。馴致焉耳。陛下則不然。臨御

大寶十四年于茲。自強

不息。新而又新。可謂度越百王。光于載籍。是

宜功成治定。坐臻無為

之效。然而大欲未得。猶軫宵旰者。何也。人主

有急治之心。群臣無任

事之實故也。臣試舉當今要務一二而言之。

陛下既擇內外將帥之

官矣。而士卒勇怯。甲兵堅窳。未免悉關於淵聽。

既擇內外主計之臣矣。

而調度盈虛。水旱徭豫。往往猶煩於聖慮。以

至興一利。除一害。小天

之臣。舉未有獨當其責者。不過遵守成筭。奉

行文書而已。事成則例

遷爵。挾兼受賜。不成。則猥曰委任不專。非

我罪也。縱加之罰。率用

輕典。是以初為苟且之計。而終懷幸免之心。

使陛下之善政良法。舉為虛文。翫歲愒日。殊未有以少副憂勤者。非

以此歟。臣願陛下勞於用人。逸於仰成。凡任以是職。必責以是事。久

其歲月。盡其才力。底績而賞。使之勸。深官而罰。使之懼。一人雍容于

上。百職交修于下。如此而功弗成。效弗著。臣不信也。揚雄曰。於事則

逸。於道則勞。陛下念焉。

必大改敷文閣待制上言曰。臣謂官冗久矣。而今為甚。蓋上有名器

寢輕之弊。則下有淹滯失職之嗟。惟其寢輕。故勸沮之法壞。惟其失

職。故苟且之心生。何謂勸沮之法壞。古之設官。專待賢能。故賢者得

之。則勸。而不賢者。以不得為沮。能者得之。則勸。而不能者。以不得為

沮。今也不然。進士以藝。任子以世。雜流以歲月。固未嘗考其賢與不

賢。能與不能也。應格斯與之耳。然則勸沮之法。安得不壞。何謂苟且

之心。生。今分職有限。而入流無窮。一官闕則十數人守之。其在吏部

者。大率十餘年。僅成一任。凡往來之費。待闕之資。皆仰給於三年之俸。故貪者益貪。懦者益懦。低首下心。便文自營。以冀官滿而去。尚何敢與上官抗論是非。為下民辨白枉直哉。且不特吏部注授為然也。所謂堂除。乃拔擢人才之地。今郡下皆除三政。俸貳關。至八年。凡卓然才智之士。自為朝廷所知者。固所不問。始以中人論之。三十而仕。七十告老。若十年而為一官。則平生不過四任而已。然則苟且之心。安得不生。臣願陛下明詔三府。力裁入流之數。以清其源。毋艱既仕之路。以遏其流。庶幾數年之後。其弊稍革。而人材見矣。

三年。必大為兵部侍郎。論用人二弊。上言曰。臣嘗觀司馬光歷年圖序。以謂人君之道一。用人是也。自三代兩漢。以迄于唐。用得其人。罔不興用。匪其人。罔不亂布。在方冊。昭然可考。陛下聖學高明。深燭此理。故自即位以來。內度於聖心。外採諸衆論。求人惟恐不及。用才惟

恐不盡。下至占一善名。一藝者。咸表而出之。固嘗上嘉虞舜製論而刊諸石矣。然屢省乃成。尚未能仰副聖心者何也。深惟其原。殆有二弊。一曰上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也。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任也。近世則不然。一官或闕。自銜者紛至。始則不度能否。悉力以求之。求而不得。則設計以取之。示之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之資格。而取必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如此而望其宿道嚮方。胡可得哉。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是官。思是職者。義也。背公而營私者。利也。今中外求官者。不知其幾人。未得之。則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比而欲速。所謂公家之事。姑應簿書期會而已。初未嘗為旬歲計也。如此而望其趨事赴功。斯亦難矣。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以天下之大。豈謂無人。臣所以為是言者。誠以風俗之薄。厚弊士大夫

之向背。若二弊不去。則風俗日壞。國家何賴焉。臣願陛下明詔執政大臣。深思向來致弊之由。共圖今日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舉職。庶幾不失陛下用人之本意。羔羊之詩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斯致治之樞要也。

四年。必大。又奏曰。臣聞舜之時。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后夔典樂。終身守其官。未之或易。所謂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不過遷爵秩。加服章而已。是以任久而責專。志定而功成。後世人才既不如古。仕於朝者。又遷擢靡常。今歲為某職。來歲任某事。一或不然。輒與滯留之歎。往往用過其量。屢非其據。職業多曠。績用弗成。為臣者既以被譴。而國家亦不能收用人之效。茲今昔之通患也。臣愚欲望聖慈。於任使百官之際。益留宸念。始也審度才力。隨其大小。付之以事。而勿使躡等。終也考覈功效。或增秩。或賜服。而勿使數易。蓋不躡等則徒

偉之望息。而速進之念絕。不數易則營職之心勉。而厭倦之意消。自然下安其分。上獲其利。豈曰小補哉。

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夬良上言曰。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法本無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誘稱吏部為例部。今七司法。自晏敷復裁定。不無疎略。然守之亦可以無弊。而徇情廢法。相師成風。蓋門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新。例常寬。今法令繁多。官曹冗濶。蓋緣此也。望令哀集參附法。及乾道續降申明。重行攷定。非大有抵牾者。弗去。凡涉寬縱者。悉刊正之。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詘謝之姦。絕冒濫之門塞矣。於是重脩焉。

孝宗時。正字趙汝愚論謀國者必有腹心之臣。上疏曰。臣聞古之欲

謀人之國者。必有所謂腹心之臣。齊威公之管仲。越勾踐之范蠡。漢高祖之良平。唐太宗之房杜。是數君臣者。其相與謀也。皆竭誠盡意。無復嫌疑。如父子兄弟之謀其家。自為一定之計。故其施也。有序。其動也。有期。非僥倖萬一者之所為也。陛下英明神武。將大有為於天下。至於腹心之任。臣獨疑之。陛下臨蒞以來。其所顯用者。多者其間深謀密畫。外廷不可得知。然而遠者不過二三年。近纔數月。而罷去。來紛紛。邈無定論。蓋亦有可議者矣。豈非相與之誠。或有所未至乎。非惟人懷自疑之心。專事形迹。以求苟免。而吏下知其無權。亦從而慢之。雖欲自力不可得也。將何以責其謀國之效哉。臣愚伏願陛下眷求賢哲。察而後信之。夫輕信於前者。必重疑於後。為其因失而致戒也。惟察之深。然後能信之篤。陛下誠能察人於未試之光。而信賢於既用之後。使大小之臣。咸得以才自盡。則陛下何功不立。何事不成。

臣謂今日清源正本之要。實在於是。惟陛下擇焉。

汝愚為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又申乞甄叙商榮。付安撫司自效。附奏曰。契勘本路阻山瀕海。常有盜賊不時出沒。正在平居收蓄人材。以備緩急。一旦之用。其伏見保義郎商榮。昨自偽境仗義來歸。忠勇絕人。累著勞效。先仕楚州磨盤巡檢。日嘗過北界。收復州縣。朝廷以其生事。責送建寧府拘管。據商榮供具到脚。色蓋是當時主將有實使之然者。榮惟懷忠義。而不知朝廷事。遂致輕銳觸犯憲章。原其本情。實為可憫。今來拘管已十有三年。累經赦宥。若不稍加甄敘。竊恐無以激昂士氣。欲望敷奏。將榮權付本司自效。隨宜支破。請給候將來立功效日。別與陳乞差遣。

汝愚又奏。按知金州秦嵩狀曰。臣嘗讀前史。伏觀秦漢以來。謀

臣良士。凡言制御夷狄之術者。莫不以謹擇邊吏為首。其選重矣。究其為術。雖若不同。而大槩有五。其一曰。以廉律已。化服異類。二曰。智勇絕人。威震敵國。三曰。謹固封疆。不起邊釁。四曰。撫摩邊民。厚固根本。五曰。愛養士卒。盡其死力。能此五者。則雖有疆敵。亦可以坐制矣。今有人焉。受朝廷邊陲重寄。而罪惡盈積。略無善狀。臣不敢以被詔命。朝夕去此。顧惜人情。遂置而不問。惟聖明裁擇。臣伏見知金州秦嵩。所在貪汙。駐狀狼籍。衆共指議。不可具陳。昨知黎州。常遣諸寨土丁入蕃界。採臘脂木。以為什器。一日。又遣土丁二十七人。過大渡河。採斫板木。遂為青羌所執者五人。死者二人。幾至生事。今任金州。不住遣人於黎州販賣。近販金珠。過大安軍。而為稅官所覺。收稅至數百緡。則其貨物之多。徒可知矣。望其以廉律已。化服異類。可乎。嵩始壯時。

猶可幸其一割之用。今聞久病。不能良行。每出見賓客。輒用兩人扶掖。比丁家難。衰悴可知。而尚爾經營。志在苟得。望其能智勇絕人。威震敵國。可乎。嵩在黎州。既緣採板木生事。土丁五人為青羌拘執。不還。嵩一時計無所出。遂厚賂奴兒結。伴往青羌調護其事。已而盡得所執土丁。及所斫板木。以歸。嵩既苟逃譴責。而奴兒結亦自以為功。欲居於安靜舊寨。深入漢地。數十里。據沈黎之門戶。而嵩遂許之。不能拒也。是時羌中豪猾。隨而至者三十餘人。白水二村附從者亦數十人。雄視一方。深據要害。於是蜀人上下憂懼。欲逐之。不可。欲遠之。不能。遂為沈黎腹心之害。非賴留正以討殺之。則大為邊患。其勢未已。今仰憑陛下威靈。邊事寧息。然數年之間。勞師動衆。費耗百出。推原亂階。則嵩實為之也。今任金州。亦未嘗以邊事為意。歸正人逃亡。



盜賊出沒。皆縱而不問。望其能謹固封疆。不起邊釁。臣知其不能矣。上津一縣。本隸商州。去金州絕遠。通邑人戶纔二千家。而歸正人實居其半。政賴守令加意存撫。猶恐不及。而嵩專事括克。略無顧恤之意。每歲令副尉奚文欽將茶隨門賒俵。至秋熟時。每茶一斤折納粟麥三斗或四斗。有償納不足者。則來歲從而美息。息復增息。每歲轉加。臣聞上津一縣二千餘家。而總欠金州茶錢二萬餘貫。稍稍豐熟。則督責盈門。纔遇飢荒。則逃移北界。本司案牘前後具存。望其能撫摩邊民。厚固根本。臣知其不能矣。嵩在黎州日。役軍役數十百人入山採打竹木。為柴薪竹為火炬。轉賣公庫。收此入已。瑣碎如此。其他可知。轉運司支降諸軍糴米。本錢每石二道。嵩但以布帛雜物準錢一道。配與諸寨土丁。科糴粟米。支散軍糧。取其餘利。諸軍怨之。至今切

齒。如此。而望其愛養士卒。盡其死力。臣又知其必不能矣。臣竊惟金州北鄰大敵。而在四蜀之衝。其地望不為不重。又安撫一司。錢物甚富。朝廷大。以待邊防之計。諸司未嘗檢覈。不幸相繼累政。多不得人。一化出沒。無從稽考。竭民膏血。盡以為賍吏封植貨賂之資。一為傷痛。又金州民事。多與戎司相關。聞嵩有親戚在軍中。以充將佐。故凡事皆俯首聽命。略不能為百姓主持人情。怨。無所赴告。伏望聖慈。將秦嵩特賜黜責。稍紓兩郡軍民之心。遴選有資望文臣。與圖共理。一方幸甚。

汝愚又薦部內知縣黃謙林。李信甫。趙彥繩。疏曰。臣等伏以一邑之宰。最為近民而親。使其能以體國愛民為心者。是誠可嘉。臣等任一道之責。自恐無以補報朝。廷。其有廉能循良之吏。

為陛下撫子百里。治狀古聲。輒隱然不以上聞。臣等豈容無罪。竊見知建寧府建陽縣。黃謙持身有道。為政有方。自視事以來。留心撫字。前後士民列以條其政績者非一。據其所陳。自有建陽莫之與比。臣等初未之信。及體訪覈實。但見其政平訟理。民無愁歎。百姓愛之如愛父母。况建陽劇邑。財賦素繁。最難治。黃謙本儒者。每旦未明。即起治事。夙夜盡公。未嘗少懈。終始二年。殆如一日。以此人心悅服。租賦樂輸。而官用充衍。餘財與前政補欠數萬緡。而餘力與諸生講論經學。亦可謂之通財矣。知泉州晉江縣林廉靖。介潔獨立。有守曩。曾知平江府崑山縣。方赴任間。前官任內有積逋累萬計。州郡欲使之認納。林廉靖不忍以貽民害。毅然不奪。寧甘心。抹官而去。其重義輕祿。有如此者。臣等考其今之邑政。以律身奉公為先。以厚風俗為本。吏職民官。不擾

而辨境內。豈殖安其田里。公事一切任理。不為權勢所移。人推其公。竟亦不敢干之以私。往來者交口稱之。誠可謂端方之士矣。知福州懷安縣李信甫。學有源流。夙敦愷悌。心如準衡。無所偏黨。故其見於踐履。施於政事。惟務安靖。不為表暴。以民隱為急。以公調為緩。身任通責。歛不及民。慈祥之政。洽於一同。比以微恙。在告旬浹。士民羣集縣庭。為之禱祈。却之不去。其得民情若此。知建寧府崇安縣趙彥繩。天性明達。優於治縣。首務革去宿弊。以寬民力。如除科鹽之害。杜督逋之患。又務觀農。以敦本。置學。糧以養士。公私不勞。辦集士民為之稱快。聽訟必使兩造宗前。委曲難問。有如父子。以故事無冤枉。今之縣令。難乎其入。此四人者。為福建八郡諸邑之冠。欲望聖慈。特加顯擢。以為良吏之勸。以慰四邑百姓之心。

汝愚又薦陳葵。趙幼聞。王聞詩。上奏曰。臣昨據吏部侍郎日。準尚書

省劉子奉聖旨。臣薦舉才行兼滿。未經擢用者二三人。臣後因賜對。嘗奏知。緣薦舉文字。是臣始初奏請。在臣不無妨。乞免薦舉。是時恭奉聖訓。臣候將來人才。日奏來。臣自後蒙恩補郡。不敢妄有奏陳。今臣已到任。一年有餘。自惟疎庸。別無補報。所見一路州縣小官中。實有一行。無係未經擢用之人。可以仰答明詔者。臣若復畏忌。知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伏見從政郎南外睦宗院宗學教授陳葵。天資粹溫。克以門學。其言約而義富。其履卑而得尊。自登第二十餘年。棲遲選調。安貧守道。未嘗干舉。臣觀其人。經明行修。表裏純茂。如良金美玉。可為清廟之器。從政郎福州侯官縣人。趙幼聞。器資端亮。識度寬宏。恬淡優游。不急仕進。凡勢利之際。眾人所共趨者。幼聞獨退然引避。若無意於世者。至公家有利病。則未嘗不肯出為。臣言之。臣觀其人。忠信篤實。可臨大節。承務郎前福州連江縣丞王聞詩。故太

子詹事十朋之子。內行修飭。頗有父風。出而臨民。不尚於事。故事。公卿之子。凡到掌者。類得優異。差遣。况十朋為陛下舊學。清名直節。當世貴重。而其子能敦尚志節。兩任祗就。吏部注授差遣。逮今任既滿。且復經年。蕭然里居。衣食不繼。乃有不復禁任之意。臣觀其人。虛靖脩潔。可勵風俗。如蒙朝廷擢用之後。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

此。憑又薦進士劉伯熊。常上奏曰。臣等恭親淳熙十五年九月八日。明堂赦文內。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帥臣監司。同加搜訪。連銜結罪。保明聞奏。臣等仰惟皇帝聖德。格天一禮告。儻必形睿旨。廣搜遺逸。孜孜訪問。常如弗及。臣等仰奉明詔。精意考擇。今有其人。敢不論薦。臣等伏見簡州鄉貢進士劉伯熊。學術淹通。制行淳古。屢該免解。不復就舉。屏居著論。不束聞達。澹

然味道之腴。無書不覽。其所為文。言約理盡。活巧後學。蜀士大夫多出其門。且其孝友信義。不但聞於一鄉。至論當世之務。靡不通貫。成都府鄉貢進士常均。蚤歲穎悟。嘗與薦名之列。後亦該免。不復就試。隱居山林。已三十餘年。草衣蔬食。不改其度。足跡未嘗至城市。著書立言。有補風教。一邦之人。皆敬而愛之。欲乞遵用。赦書優加褒。舊庶幾山林博習之士。不至湮汨無聞。非惟表盛世搜揚之禮。亦以為異時風俗之勸。其於聖政。實非小補。

汝愚乞諸軍各置參謀官。伏奏曰。臣伏觀自古所命將帥。皆用王之卿士。極詩書禮樂之選。近至唐世。凡雄邊重鎮。亦無不選任名臣。其功名顯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後如裴度李德裕。亦皆所至。茂著勳績。惟我國家累世承平。將帥之任。不逮前古。此非天之降材。於今獨異。亦由選任之際。文武太分。以至是耳。故雖有慷慨功名之士。皆無

由習知軍旅之事。而專於武勇者。則例以儒生。迂闊視為無用。此緩急之際。朝廷所以有乏才之歎也。臣伏見唐之諸鎮。皆許辟召儒生。學古並參戎幕。若裴度在淮西。用韓愈為行軍司馬。此固不論。若烏重嗣奮自行伍。亦能以禮羅致。石洪溫造二人。皆一時名士。賓主之間。能兩無疑阻者。良由當世之法。文武並用。士大夫聞見習熟。故久自安之耳。今沿江諸軍舊例。有許置主管機宜文字。及幹辦公事。去處。其職本在階級之外。頗得唐之遺制。然皆奪於權要。或徇於私情。選任太輕。士亦羞鄙。望其高識遠慮。遂能參理戎務。協贊軍謀。難矣。臣愚欲望聖明參稽古制。思為國家長久之計。於三衙及鎮江建康鄂渚興州屯軍多處。每軍特置參謀官一員。如江池之類。元未置主管機宜文字處。與增置機宜文字一員。使之與聞軍事。然非稍優其禮。則士不屑為。非精選其人。則無益於事。如蒙睿慈。特賜採納。其合

理資任人。從請給之。屬並乞下有司詳議施行。庶幾他日異材間出。為國家用。誠非小補。

汝愚又乞罷諸軍承學。上奏曰。臣仰惟陛下神聖聰明。比隆堯舜。漢發大彌。斥遠巨姦。朝野聞之。莫不鼓舞以服陛下之斷。以頌陛下之明。幸甚。臣聞安危有本。成敗有機。撫機而失。後必有悔。陛下赫然奮發明斷。臣謂陛下此舉。威行萬里。中外將士。孰不人人聳懼朝廷之所為。君朝廷乘此事機。一新天下之觀聽。革除蠹弊。委任忠良。四方聞風。易於感格。此其勢甚順也。臣所願者。惟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臣竊觀今日之弊。其最大者。無如諸軍置承受。其始祇緣諸軍有奏報文字。或有滯留之弊。故各置承受。務要速達。然而因循既久。姦弊實多。外以壅隔諸軍之情。內以潛窺陛下之意。傳聞諸軍。凡有奏請文字。皆先取決於承受。承受視以為可。則進呈。承受以為不可。則退

去。或進或退。有司皆無由稽察。非若章奏通進二司皆有文據可驗。檢也。故軍中雖有看實利害。皆無由自達。而陛下聖意微有喜怒。彼必先事知之。於是將帥禍福輕重之權。陰受制於承受。而貨賂之風。倍克之政行矣。雖陛下聖明在上。每事體察。而軍情戎務。固有不吝盡知者也。臣伏觀祖宗時。雖有走馬承受之名。然實非今日之制。蓋祖宗時。三路沿邊走馬承受。皆在本路置司。遇有機速公事。方許馳傳入奏。朝見訖。亦不得在京遷延久住。其使臣皆是三班院選差。雖間有差內侍去處。其見本路帥臣之禮。祇許依屬官例。其視今日事。躡輕重。豈不萬萬甚相遠耶。臣伏見行在百司。凡有奏發急速文字。皆經由通進司畫時進。陛下勤勞不倦。無不朝奏暮報。何獨至於諸軍奏請。而反有滯留之弊哉。此其情蓋可見也。陛下誠能明立章程。嚴為賞罰。而行之。顧何不可。臣愚伏望申嚴訓戒。今後諸軍除

常程文字並依舊赴章奏房投進外。凡有撰述文字並許實封畫時  
赴通進司投進。通進司即時別項進入。或有合降付三省密院商量  
文字。亦乞明詔大臣先次將上取旨施行。其諸軍承受並乞住罷。庶  
絕上下壅隔之弊。然後收還將帥之權。俾為輔相之責。蓋將帥者。三  
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也。其實罰進退之權。雖歸之人主。而蒐  
選考察之事。當責在大臣。昔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認明英武。過  
於羣臣。何啻百倍。至於任使諸將。收采人物。亦皆訪於蕭何。鄧禹。房  
杜。數台君大臣平居恬然。不以人材為意。臣恐一旦邊陲有警。不幸  
諸將或乖人意。不審陛下此時誰與謀者。此臣所以不得不深憂而  
過計也。至於承旨一司。比來權任甚重。解紘易轍。實在此時。選任之  
間。尤宜詳審。歷考累朝故事。蓋許文武並用。臣採之輿論。得之公言。  
或謂前侍從中亦有老成忠實。曾在督府。諳曉軍政。徧歷宰掾。深識

事宜者。惟陛下博詢衆志。斷自宸衷。極一時授受之公。示四方好惡  
之意。自然本朝增重士氣。激昂化貪為廉。易懦為勇。當強可待。克復  
有期。乃若姑蹈故常。憚於改作。非惟玩歲愒日。無益於事。亦恐此機  
一失。後益難為力也。昔齊威王即位。既九年。諸侯並侵齊國。不治。一  
日發憤。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之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  
其誠。齊國大治。強於天下。此非其嚴有足稱者。蓋其乘勢便利。遂能  
一意行之。有若順風行舟。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使威王今日烹一  
阿大夫。明日復用一阿大夫。臣恐徒為是紛紛。終無益於齊之治亂  
矣。今之事勢。實類於此。臣伏思累日不能默默。偶值經旬假。故未敢  
請對。而愚衷迫切。恐失事機。謹遵用八月壬子詔書。實封入奏。惟陛  
下裁擇幸甚。

袁詵友論實才上言曰。臣聞聖人之用人。不務愛其始之所似可喜。

而每信夫終之所果可用。蓋天下之才。貴乎實而不貴乎名也。高標大言。自立名字。是以驚眩當世。而譏評時政。則又恐上軋下。鼓動震喝。若纒纒可愛。豈不似可喜哉。然終之成就。迄於荒忽。澶漫不適於用。而沽激矯訐。自是以取名矣。至於實才之在天下。非有喬傑卓鷲之行。以自衣立。往往自為可用。能行之學。以致力於事功。誠實之地。顧以虛名者視之。殆無一可喜。然實之所存。要其成就於後者。必有績用。惠利之可書。是以聖人之用人。知其始若可喜者。為不足進。而終之果可用者。為必可恃。則有以黜虛偽之名。崇務實之士。而實才之用。始足以辦天下矣。仰惟陛下臨御今十八年。焦勞求賢。以起平治。而事功之立。猶未能盡副宵旰之念。何哉。夫實才之與虛名。其相去已不侔矣。而士大夫好名之弊。甚於好利。好利者。其弊止於一身。而好名者。將欺天欺君。欺人自欺。之不暇。人而至於所欺者如此。則大

用而禍太。小用而禍小。是豈為國家福哉。大抵士之在朝。振職以治內。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模稜以固位。姑息以養譽者。反以得立朝之名。州郡之職。練兵而愛民。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掎斂以稱最。結託以求譽者。反以得作郡之名。右選之職。熟鞫鈴而尚智謀。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文雅以緣飾。言語以媒譽者。反以得兼資之名。所朝賜對。詳利害而計實用。可也。實之不務。而或訐言以為直。矯飾以沽譽者。反以得謹言之名。相師成風。以為當然。而弗之變。使人主焦勞獨運於其上。而百職浮靡。掠名於其下。坐糜歲月。而功效弗立。抑可惜也。今之人才。固未盡至於此。然以陛下求賢甚勞。顛治甚切。而大勳之集。尚未足以當聖意者。臣恐隆虛名之弊。猶有以累陛下之知人也。今欲曠然大變。使人皆有趨事赴功之心。不事大言。不務好名。不為矯行。以恪意於實用。實効之地。此只在陛下一好惡爾。臣竊觀仁宗皇

帝謂張士遜曰。今之士多不能補益時政。又揚君之過。以釣虛名。朕甚惡之。大哉聖人之謨訓也。故雖一耀州縣令張龜年。亦以其賦調先期。犴獄無擾。即下詔褒用。於是實材輩出。項背相望。仁宗之治。軼迹三代者。其機在此。臣愚欲望陛下於用人之際。凡文武之臣。內外之職。悉別以名實。而考其始終。度其人有志於實用。而不事矯詐沽名者。則浸以任使。若其大言無當。敢為誇辭。駕虛名以動主聽者。一毫不以假借。仍申諭大臣於進退百寮。一以實材為急。陛下一好惡之頃。大臣一進退之際。將不出歲月。皆視儀聽唱。靡然嚮風。懲虛名而務實用。誰不能為國家辦事者。則天下之大事舉矣。惟陛下財幸。中書舍人崔敦詩奏乞以公道用人。疏曰。臣聞國家之治。忽繫乎公論。廢存之間。蓋所謂公論者。非可以強名。衆心之所謂當然。乃天道也。臣嘗觀孟子論進賢舍不才之法。曰。左右皆曰可。勿聽。諸大夫皆曰可。勿聽。國人皆曰可。然後察而用之。左右皆曰可。然後察。諸大夫皆曰可。然後察。而用之。蓋左右之言。常得自售其私。諸大夫之論。猶恐未協于衆。至於國人之論。舉國之所謂當然。是謂至公。是謂大同。未有不得夫用舍之當者也。臣仰惟本朝祖宗法天立道。廟堂之上。持公論以調萬化之平。縉紳之間。伸公論以廣九重之聽。是以治功之盛。起冠古昔。爰自熙寧大臣。變更法度。于時士大夫欲排羣議以行私說。一切指公論為流俗。自是名節不競。馴至弊敗。臣嘗以為公論所在。治道是由。人主者。天下公論之主也。臣恭惟陛下。遠撫旁招。兼聽一視。朝廷無私黨。天下無壅情。王道蕩蕩。過乎三代之盛。然而聖人之德。又當新而不窮。臣子之心。每有加而無已。臣伏願陛下。建大中之極。開旁燭之明。深詔大臣。施舍廢置。必詳觀輿議之歸。明敕近臣。是非善惡。必悉考僉言之當。要使公論

曰可。勿聽。國人皆曰可。然後察而用之。左右皆曰可。然後察。諸大夫皆曰可。然後察。而用之。蓋左右之言。常得自售其私。諸大夫之論。猶恐未協于衆。至於國人之論。舉國之所謂當然。是謂至公。是謂大同。未有不得夫用舍之當者也。臣仰惟本朝祖宗法天立道。廟堂之上。持公論以調萬化之平。縉紳之間。伸公論以廣九重之聽。是以治功之盛。起冠古昔。爰自熙寧大臣。變更法度。于時士大夫欲排羣議以行私說。一切指公論為流俗。自是名節不競。馴至弊敗。臣嘗以為公論所在。治道是由。人主者。天下公論之主也。臣恭惟陛下。遠撫旁招。兼聽一視。朝廷無私黨。天下無壅情。王道蕩蕩。過乎三代之盛。然而聖人之德。又當新而不窮。臣子之心。每有加而無已。臣伏願陛下。建大中之極。開旁燭之明。深詔大臣。施舍廢置。必詳觀輿議之歸。明敕近臣。是非善惡。必悉考僉言之當。要使公論



在上。昭然明白。亦俾中外知聖意之所向。則天下幸甚。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舉監司郡守。上奏曰。臣伏覩右朝奉郎權知辰州軍州事張允之。儒雅醇粹。長於治民。前守臨江。今知盧溪。周旋兩郡。皆以治最聞。可謂循良之吏。使當一路。必能激濁揚清。奉行德意。右承議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主管文字郭沔。疏通修潔。臨事不苟。嘗為廬州合肥令。治效顯著。泉司為屬。前後三任。鼓鑄之事。尤所諳曉。部使者惜其去。薦之。因任授以一郡。必有可觀。允之及沔。係見今可任之人。右承議郎新差通判明州軍州事吳松年。名臣之子。敏於詞翰。踐更事任。積有能聲。緣未歷親民之官。故無績狀可書。至於廉勤公明。乃其天資。異時可備刺舉之選。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吳江縣張駿。學古入官。奉公不撓。為令吳江。當舟車之衝。外應軍瀕。內究民事。以至大駕行幸。無辦無闕。幹旋叢邑。

民間無秋毫之擾。異時付之郡寄。必能趨事赴功。松年及駿。係將未可任之人。臣今舉到張允之等四員。保任終身。如後不如所舉。甘與同罪。謹錄奏聞。

遵知建康府薦梁公永程涓老劄子曰。臣竊見右宣教郎知建康府溧水縣梁公永。愛民戢吏。有循良之風。剖決優游。庭無滯訟。催科不擾。夏秋二稅。率先辦集。前後士民舉留者甚眾。右從事郎知池州建德縣程涓老。敏於臨事。有剴劇之才。去年秋境內旱災。躬行阡陌。檢放皆實。揀荒之政。靡所不講。比之旁邑。流亡最少。百姓德之。臣所領縣四十有三。其可稱者絕無。而僅有。欲望聖慈。特加旌擢。庶幾風動一路。以為能吏之勸。

遵又奏舉邵宏淵劄子曰。臣一介疎逖。陛下付以方面。劇寄夙夕。惟念常懼無以酬報。萬一苟有管見。不敢緘嘿。臣竊謂今日先務。選將

厲兵莫此為急。仰惟陛下銳意中興，留神軍政，汲汲求人，惟恐不及。天下幸甚。臣伏見邵宏淵驍勇有謀，為時宿將，驍雄之目，著聞中外。昨在湖湘立功，鼎人德之，血食至今。逆亮犯順，宏淵提孤軍抗方張，不制之虜，真揚免於塗炭，兩郡為之立廟。其人雖六十餘，而矍鑠強健，不廢鞍馬之習。久處散地，公論惜之。欲望天慈，斷自聖意，收拭錄用。庶幾緩急之際，可以倚仗。臣觸冒宸嚴，無任戰灼之至。

遵又奏舉趙搏、郭剛、劄子曰：臣比以悍卒，奸禁專輒，行誅三章，自劾干瀆天聽。伏蒙聖慈，灼見曲賜原貸。臣遙望闕庭，無任感激之至。臣竊見馬帥趙搏到軍以來，盡革前日刻剝之政，軍士舊逋一切蠲放。按視軍馬，勤於教閱，約束諸將，不得役使。令下之初，人人悅服。建康都統制郭剛留意軍政，一歲有餘，昔治器甲為之鼎新，不時於諸軍撞教，絕律嚴明，轅門敬畏。將帥得人，實為今日先務。臣備員數闕，哥

有所聞，知不敢自嘿。僭冒淵聰，臣不勝震懼之至。謹具奏聞，伏乞睿照。中書舍人史浩上奏曰：臣等恭惟陛下龍飛御極，曾未淹旬，首擢臣等實之從列，深惟際會，竊自省循。陛下天啟聖學，雖出生知，然而就傳以來二十餘年，太上皇帝遴選儒臣，俾為輔導，及其成效，蓋有自來。譬如多稼，有年既耕，而種既種，而獲夫豈一日之力哉？臣等晚備誦說，聖質已成，初無消靡裨益，而猥蒙厚恩，先諸舊學，心實不安。此而不言，使陛下未發晉文求介，推世祖召嚴光之令，臣實有此功，茲賢之罪。欲望聖慈，特降明詔，凡曾侍浴邸，臣寮依累朝故事，第加恩典。

浩為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上奏曰：臣聞諛國之罪，莫大於蔽賢。報君之忠，無踰於薦士。臣嘗承乏經筵，薦士職也。敢失其職，以速官刑。又况臣千載一時，遭遇聖明，從始暨終，自頂至踵，受陛下生成之恩。

特出倫等欲報之心。宜何如哉。臣今老矣。智慮荒蕩。不足以寄陛下腹心。筋力衰疲。不足以任陛下股肱。然區區報國之誠。雖老不能忘去。朝夕思念。唯有進達賢才。異日倘有毫分之補。庶幾臣之志願償一二焉。重惟內之庶尹百僚。已經選用。外之監司帥守。已經臨遣。臣皆不敢實論於其間。若夫懷才抱識。沈伏下僚。而未能自達者。據臣所知。尚十餘人。明州鄞縣主簿薛叔似。學窺往聖。志慕前脩。試吏之始。已有能譽。若任之以事。當無施而不可。新紹興府司理叅軍楊簡。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聞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必敬。而愛之。新建寧府崇安縣主簿陸九淵。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新無為軍軍學教授石宗昭。學問操履。文采政事。四者皆過人。而深自韜晦。無好異之失。新寧國府府學教授陳謙。材術既高。文章尤美。推其所用。必能稱職。新鄂州推官葉適。資稟甚

高。博記能文。其學進而未已。前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崔惇。禮學問該通。辭藻華瞻。與其弟惇。詩和埒。識者惜其未用。新江陰軍江陰縣尉袁燾。學問醇明。性資端厚。守正而無矯激。久在庠序。士子推服。添差通判常州趙善譽。宗子之秀。學問文采。俱有可觀。吏材尤高。不在彥逾下。前撫州州學教授張貴謨。文學吏治。務求實用。試之以事。必有益於時。監臨文府。回易庫胡拱。故禮部尚書沂之子。沈厚似沂。而拱行允。安恬守道。不願人知。前衡州州學教授舒璘。性資誠懇。好學不倦。而練達世故。材實有用。新紹興府府學教授舒烈。性質和粹。操履端固。平居雖簡易。而遇事有守。明州州學教授王恕。博通性理。諳曉民事。時輩推其為可用之材。監潭州南嶽廟。湛循性資和裕。學問通明。頃中甲科。不求榮進。而為親請祠。時輩推之。臣所知見。處下僚。未經先達薦引者。凡一十有五人。如蒙聖慈。以臣言為不妄。即乞

睿旨降付中書省籍記姓名隨才錄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四

唐書降封中書省錄記姓名附錄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四

